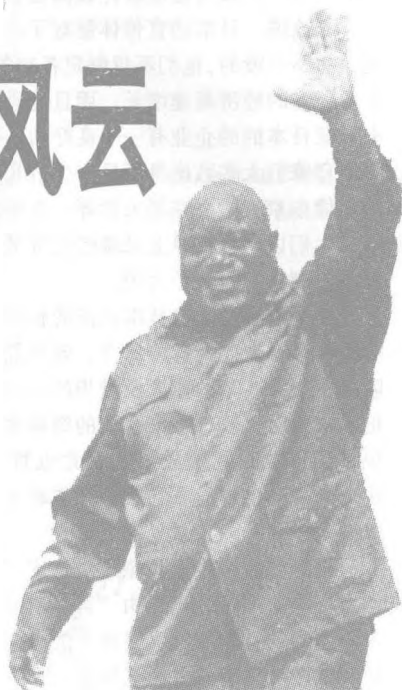


# 卡比拉与大湖地区风云

□吴增田

非洲大湖、大湖地区和大湖国家,似乎无固定概念。近年非洲“大湖地区冲突”所指的“大湖”,是非洲第二大湖坦噶尼喀湖和它北部的基伍湖。大湖国家系指大湖沿岸的刚果(金)、卢旺达和布隆迪。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大湖国家”波及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



几年来,大湖地区波诡云谲,热点问题接连发生。1994年4月,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大屠杀震惊世界。1996年7月,布隆迪在军事政变中更迭政权。1996年10月至1998年8月,刚果(金)爆发两次武装冲突。随着卡比拉的上台,刚果(金)与卢旺达、布隆迪以及乌干达的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大湖地区国家关系更加复杂,随之重新整合。今年年初,大湖地区又传来消息:卡比拉总统遇刺身亡。人们再次关注刚果(金),再次关注大湖地区。

## “一对三”与“一加三”

大湖地区的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三个国家在政治等诸方面堪称同一类型国家。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先是由本国和卢旺达图西族支持,经过五年游击战,于1986年夺取政权。接着,卢旺达国防部长卡加梅在乌干达的帮助下,于1994年用武力推翻本国的胡图族政府,建立以“卢旺达爱国阵线”为主的新政权。1996年,在卢旺达、乌干达支持下,布约亚在布隆迪发动军事政变,代表图西族上台执政。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三国领导人保持密切友好关系,团结互助,在区域形势和相关问题上协调一致。

刚果(金)与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三国的关系几经几落,随着大湖地区局势的发展而演变。

在蒙博托当政后期,扎伊尔与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三国关系长期紧张,互不信任,形成一对三的局面。

1997年,扎伊尔江山易主,卡比拉登上总统宝座,改国名为刚果(金)。卡比拉的胜利和蒙博托长达32年独裁统治的垮台给大湖地区形势带来巨变,其地缘政治出现新格局。刚果(金)与卢旺达、布隆迪、

乌干达国关系不仅明显改善,而且开始建立以双边关系为中心和以睦邻友好为重点的新型国家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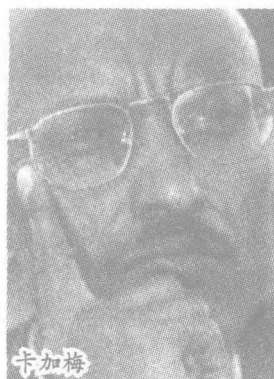
1997年8月,刚果(金)、卢旺达、乌干达三国召开首脑会议(当时尚未解除对布隆迪的制裁,布未参加),决定签署三国合作协议,加强外交和安全合作,三国元首保证不让本国领土成为破坏邻国稳定的基础。会议还决定合作修建连接三国的公路、铁路、航线和电信网络;放宽海关和移民管理以利人员与物资自由往来;共同开发基伍湖的天然气资源等,刚果(金)与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一加三的局面初步形成。

卢旺达把卡比拉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卡比拉也称两国间有“战斗友谊”。两国都把双边合作放在突出地位,特别是安全问题。

## 地区力量重新整合

1998年8月,刚果(金)爆发第二次战乱,随之,刚果(金)与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的短暂联盟破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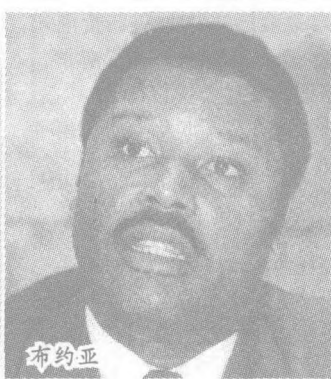
卡比拉上台前曾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达成合作协议:卢旺达提供训练有素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及后勤支援,希望借机清剿流窜于刚果(金)东部的前卢军、民兵,以巩固其新生政权。后来,卢旺达军队一直作为主力打到金沙萨,为卡比拉夺权立下汗马功劳。卢旺达原指望卡比拉在刚果(金)建立以班尼穆伦盖人(简称班族人,即图西人)为主导的政权,使刚果(金)成为听命于卢旺达、乌干达的“友好邻邦”,但卡比拉独立意识极强,不肯仰人鼻息。他表面上主张和平解决滞留刚果(金)东部的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三国反政府武装。



卡加梅



穆塞韦尼



布约亚

“同一类国家”的国家元首

拉、苏丹等国反政府武装的聚集地,它们组成不同联盟,不断变换敌友阵线和攻击目标,对周边国家的边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安哥拉同刚果(金)西南部边界接壤,多年来一直为内战所困扰。

但实际上不但不消灭他们,还与其结盟,并提供训练基地;在边界安全、人员物资自由流通上也态度强硬。卡比拉曾许诺,在打下金沙萨之后将基伍省交由班族人控制,此诺言还写进了1996年10月23日的协议中。可是卡比拉掌权后,明确否认说从未和任何人签过协议。结果,班族人的刚果(金)国籍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他们反而遭到排斥和打击。非但如此,卡比拉还有一个消灭班族军队负责人的具体计划,且和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三国反政府武装及当地敌对部族联手,在南、北基伍省地区渐渐形成一个针对班族人的联盟。另外,卡比拉还指责卢旺达对刚果(金)怀有扩张野心。卢旺达、乌干达的希望落空,自然对卡比拉“忘恩负义”和“背信弃义”的行为非常恼火,也决不容忍。

1998年8月,卢旺达、乌干达支持刚果(金)反政府武装反叛,刚果(金)再次陷入战乱中。

刚果(金)战乱再起后,卡比拉请求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等国出兵支援。结果,战场上形成了以卡比拉政府军与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乍得和苏丹等盟军为一方,以刚果(金)反对派和卢旺达、乌干达军队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



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等国出兵刚果(金)是有其原因的。一个时期以来,刚果(金)东部成为刚果(布)、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安哥

“安盟”长期把刚果(金)南部地区作为后方基地,成为安政府的最大隐患。安政府从助卡倒蒙到助卡平叛主要是想彻底粉碎“安盟”在刚果(金)的军事力量,封锁“安盟”的武器供应线与途经刚果(金)走私钻石的通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是卡比拉的新盟友,穆加贝与卡比拉的关系尤为密切。津巴布韦现为保卡主力,在刚果(金)有1.2万人的部队,占津巴布韦全国军队的1/3,已耗军费两亿美元。津巴布韦所以出兵刚果(金),是因为津巴布韦在刚果(金)至少有2.4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从中已获得很大好处,并可乘机扩大其在刚果(金)铜矿的开采范围和军火销售市场。

### 南共体内部出现不和

刚果(金)战乱不仅造成大湖国家分裂和对立,也使南部非洲一些国家产生分歧和隔阂。以当时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主席曼德拉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主和”,以其政治、防务和安全委员会主席穆加贝为代表的另一些国家则“主战”。赞比亚、坦桑尼亚、博茨瓦纳等国虽支持曼德拉,但却设法保持中立。随着津巴布韦、安哥拉、纳米比亚公开出兵支持卡比拉,南非与津巴布韦的分歧加重。穆加贝甚至一度打算以南共体的名义采取干预行动,但遭南非坚决反对。津巴布韦曾是南共体的领袖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曼德拉在非洲政治舞台复出并常常介入非洲地区事务,穆加贝感到自己被逐渐冷落,心中不快,与曼德拉的矛盾滋长,两人逐渐面和心不和。津巴布韦不愿南非插手刚果(金)事务,而南非从没有想过要放弃对刚果(金)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机会。

南非同刚果(金)的矛盾缘于曼德拉曾亲自出马在卡比拉和蒙博托之间进行过两次调解。很念旧情的曼德拉为尽朋友之谊,当蒙博托在卡比拉强大攻势下前途凶多吉少之际,要求卡比拉与蒙博托握手言和,并订立城下之盟。卡比拉眼看政权垂手可得,断然驳回曼德拉的面子。卡比拉执政后,两人积怨难解。南非不断批

# 歧义及认识 『和平与发展』

评卡比拉抵制国际社会的做法,并指责刚果(金)国内的人权和民主记录。卡比拉则指责南非供军火于叛军,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南非、津巴布韦、刚果(金)在这场冲突中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互相竞争的关系。三国都是非洲大国或地区重要国家,都想在非洲或地区事务中施加影响和谋求发挥主导作用。争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原有矛盾,并且有伤南共体元气,从而损害了地区合作发展。

## 卢旺达、乌干达盟友破裂

卢旺达、乌干达是经过战争考验而保持着“战友加兄弟”特殊关系的两国。卡加梅作为卢旺达第一代图西族老难民在乌干达长大成人。他在乌干达支持下执政后,与穆塞韦尼过从甚密,尊穆塞韦尼为师,深受其影响。起初,两国派兵支持叛军倒卡比拉大方向还基本一致。但意想不到的,两个盟友之间竟发生了武装冲突。

其实,两国间早有裂痕。卢旺达不甘心政治上长期受制于乌干达,认为乌干达和卢旺达是相互支持,乌干达不能总充当“老大哥”而对卢旺达指手画脚。卢旺达对乌干达支卡倒蒙胜利之功更是非常反感并予以公开反驳。乌干达对卢旺达也早就有所警觉,担心卢旺达尾大不掉,养虎遗患。所以两国在刚果(金)战场上,既有协调也有磨擦。另外,两国因支持叛军倒卡的目标不尽相同而在战略和支持的对象上分歧严重。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的直接后果导致刚果(金)主要反政府武装发生分裂,形成卢旺达支持的以伊隆加为首的戈马派和乌干达支持的以万巴教授为首的基桑加尼派。从实际情况看,乌干达与卢旺达之间的矛盾解决不了,刚果(金)反政府武装两派的矛盾也很难化解。乌干达与卢旺达反目和叛军分裂使得两国和两派部队仇视、对立情绪日益高涨,关系不断恶化。1999年8月,两国和两派军队终因权力与利益之争先后在基桑加尼市火并。事件发生后,穆塞韦尼和卡加梅紧急商讨,并达成停火协议。但乌干达与卢旺达之间伤口易好,伤疤难愈,两国分歧难以弥合,危机依然存在。去年五六月间,两国更一度屯兵边境,两国军队在基桑加尼再次交火。从目前情况看,两国恢复到昔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时代已不可能。

刚果(金)战争已跨世纪进入第四年。卡比拉遇害后刚果(金)局势仍扑朔迷离。盟国明确宣布其军队暂时留驻不会撤离。反政府武装及其支持者虽未乘乱发动进攻,但也虎视眈眈。今后是吉是凶,尚需静观。大湖地区不会风平浪静。▲

关于我们所处时代及其时代主题认识上的不同观点,其实早在科索沃战争之前即已存在,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以及国际形势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变化,只不过是把这种不同的观点表层化而已。那么围绕“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存在着的歧义性理解究竟何在,应当如何对这些观点有一个正确把握,我认为,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是应当首先搞清楚的。

1. 是时代“主题”而不是时代——对“和平与发展”正确理解的基本前提。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邓小平没有讲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中也没有直接涉及,这是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认识上应当明确的一个基本点。列宁曾经不止一次以“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以及“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对时代加以说明,1924年,斯大林进一步把列宁的上述提法联结起来,即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对时代加以定义。在此之后,这一定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长时期内不曾有过争议。那么,这一定义是否能够概括和解释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呢?我以为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和采取的态度是十分客观、实际和科学的,这就是,第一,时代问题的判断是对我们实践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需要在长期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深入研究。正因为如此,小平同志与党中央,并没有直接